

王喜根:我的乡愁安放在古村镇



《寻访中国古村镇》一书作者王喜根

冯骥才先生曾说:“我国的很多传统村落,就像一本厚厚的古书,只是来不及翻阅,就已经消亡了。”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为保护中国古村镇振臂疾呼,中国民俗学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王喜根也是其中的一员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的一名志愿者,他没有过多的豪言壮语,但流下的汗、走过的路和写下的字却成为他最好的勋章。

十年前,因为目睹古村镇的开发治理乱象,心痛于古村镇的凋敝,王喜根自费踏上了古村镇的田野调查之路,足迹遍布中国大地上的200多个古村镇。游走在记者与作家的身份之间,王喜根对古村镇开发治理中的问题直言不讳,也总结了大量古村镇保护以及建设的成功经验,最终有了这本近日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寻访中国古村镇》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王凡 张焱仔/文 牛华新/摄

正本清源才是真正的保护

在寻访中国古村镇的道路上,虽然王喜根与冯骥才先生素未谋面,但一直与他“心心相通”。

“2010年我与冯骥才先生就有了书信来往,我将自己所著的扬州风俗读本《扬州古巷风情》寄了一本给他,他提了一个词‘为后人留下记忆中的财富’,这题词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”王喜根说。

2012年,在一封给冯骥才的信中,王喜根这样写道:“你从60岁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,做了十年,成就斐然。2014年退休之后,我准备学着你的样子,跟着你干十年,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做一点工作。”这封信,既是王喜根在自陈心志,也是他近十年来工作真实的写照。而这一次,冯骥才先生欣然为《寻访中国古村镇》题写了书名。

在王喜根心中,他敬仰的除了冯骥才,还有阮仪三教授和黄永松先生。“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阮仪三先生,他也是古城古镇保护的领军人物。台湾《汉声》杂志的主编黄永松先生,他也为中国大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。这些年他们在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殚精竭虑。”

“中国古镇古村落总体呈颓势,每年每月每天都有古镇古村落消失。”王喜根形容自己寻访古村镇的工作是在“与时间赛跑”。由于城镇化的进程和“空心化”的侵蚀,近15年来,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、代表性民居、经典建筑、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锐减近92万个,并以每天1.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。

“古镇古村落就是中国文化的根。我就是在写非物质遗产抢救工作,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工作。很多古村镇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的,它们的模式值得借鉴。我希望能够将这些好的做法记录下来、介绍出去。”

在记录拯救古村镇工作亮点和成功经验的同时,王喜根也真实

地记录了古村镇保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。

“每隔几年国家就会评选‘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’‘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’,但是有些地方拿到了这个‘金字招牌’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如何去保护和抢救,也没有考虑如何去进行文化的发掘,而是去和旅游挂钩,尽快地形成经济效益。”王喜根认为,形成经济效益无可厚非,但是有些地方却“走偏了”。比如苏州东村古村打出了“乾隆爷金屋藏娇”这种旅游口号,“我不光做调查,还要做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。正本清源才是真正的保护,你如果不正本清源,以讹传讹,那就会贻害后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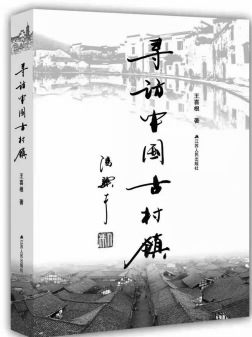
古村镇寄托着人们的乡愁

阮仪三先生在序中写道:“只有形神兼备的古村落,才是乡愁安放之地。”作为从古镇走出来的孩子,寻访古村镇,也是王喜根寄托乡愁的一种方式。“我是从江苏扬州邵伯古镇走出来的,它有1700年的历史。虽然我17岁就离开了家乡,但是家乡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。所以在写《扬州古巷风情》的时候,我实际上是在回忆童年的一幕幕的场景,这就是寄托乡愁的一种方式。”

同样,王喜根也希望通过记录古村镇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住更多人的乡愁,“你只有把这些原始的东西记录下来,让人们看到历史的真实。人们才会对古村镇的文化产生一种敬畏感,有这种敬畏感才能引发人们对于乡愁的记忆。”

“可以说年纪越大,乡愁越浓,哪怕一点点很细节性的东西,都能够引起乡愁,而这种细节性的东西是没办法想象的。”王喜根说,自己曾经在锦溪看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在补锅,一个爷爷带着孩子去看,小孩子觉得很不可思议:“爷爷,你这锅坏了还要补锅,碗坏了还要补碗?”

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很多老物件、老行当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,



《寻访中国古村镇》

王喜根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2019年8月

王喜根

1954年出生,江苏扬州人,资深记者,现为中国民俗学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。著有散文特写集《耐读人生》、民俗文化读本《扬州古巷风情》(上下册)、《渐行渐远的老行当》《农耕年华》《江南老行当》。



扫码看访谈视频

而这些曾经的生活的细节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走过的路,王喜根认为记录这些生活中真实的细节,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“补锅对于小孩子来说匪夷所思,但这确实确实是人们当年的生活。我们的后人很想知道老一辈当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这也是文化的薪火相传,我们有责任把真实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写下来、记录下来,让人们看到过去、看到乡愁。”

王喜根认同阮仪三的观点:“什么叫爱国主义?爱祖国,爱家乡,爱民族,就要知道自己家乡、自己民族的特点,这些无形的精神底蕴,是寓于具体的实物环境之中的,留下真实的历史生活环境,就是留下我们民族文化的根。”王喜根说自己的这本书也被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带走了,“爱乡就是爱国,他们说翻翻这本书就勾起了乡愁。”

寻访之路还在继续

中国古镇古村落的颓势已难以逆转,但一味唱衰又有什么意义?王喜根用他的行动回答了“我们应该如何保护中国古村镇”。这本25万字的《寻访中国古村镇》,每一篇都配有王喜根自己实地拍摄的图片,从人文角度出发,他写出人们对古镇古村落文化的敬畏,力求见人见物有故事、图文并茂。

寻访古村镇是一项花费时间、精力以及金钱的事情,在每次田野调查前,王喜根还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,但他从不认为这是一件苦差事,也没有因为保护古村镇这样一项工作而感到压力,他坦言自己做这份工作是由于热爱。“当我拿起相机,当我踏上路途,我就觉得很快乐。”

寻访既是与古村镇的相遇也是与人的相遇,这些年王喜根也遇见了很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。“回首这孜孜矻矻的十年,我付出了辛劳,也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。”

2015年的酷暑,在广东陆丰市大安镇石寨村,为了拍摄有1300多年历史的石寨,王喜根爬上了一户村民的三楼阳台,又登上了四层天台,终于拍摄了壮观的石寨全景。村民老伯见他如此敬业,专门为王喜根沏了一壶乌龙茶予以犒劳。

除了暖心的村民,王喜根还遇见了许多与他一样为保护和抢救古村落而奔波的人们:安徽“阳产土楼保护第一人”郑小河、仗义执言的老教授翟光奎、“明月湾保护第一人”秦伟平等。“他们是榜样,有这样的榜样走在前头,我们的古镇古村落就有救。”王喜根说。

当然,王喜根想要做的还有很多。古村镇的保护与发展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,村落规划、民居、建筑,更重要的是继承发扬古村镇特有的文化。“有些地方的村民在外经商,挣了钱,回乡建祠堂、建学校,发展公益事业,这是做得很好的。那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保护?需要有文化情结的人去继续保护的工作,村镇才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。”

在书的后记中,王喜根这样写道,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志愿者,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甘当‘义工’,不为功利,精神至上,趁现在还有体力,有笔力,有生之年继续去打开一扇扇被历史关上的门。”新书刚刚出版,王喜根又将踏上古村镇的寻访之旅,他表示随着田野调查的继续,还会出版第二本、第三本“寻访中国古村镇”的图书。

声音



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阮仪三

本书中,他选定100个古镇古村落,撰写了25万字的文稿,配上自己拍摄的现场图片,从人文角度出发,写出人们对古镇古村落文化的敬畏,力求见人见物有故事、图文并茂。他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甘当“义工”,不为功利,精神至上,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。

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 徐海

王喜根的《寻访中国古村镇》这本书看似是拯救一个空间,拯救一个古村落,拯救一个物体,拯救一个气,其实是拯救这个物体所承载的道,拯救这个空间所蕴含的伦理。从美学角度来看,王老师献给大家的是一本充满了艺术情调、文化品位并极具可读性的一个纸介质的版本,但从深层次去看,他所奉献给大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,未来我们寻找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伦理价值观念,要从这些古村落里去寻找,从这些古村落的故事里面去寻找,所以本书的出版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。



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 周世康

中国的古镇古村落现状到底是什么样?究竟该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古镇古村落?王喜根在调查中寻找答案,并拍摄了大量图片。多年探求,十年奔波,几番思考,三年书写,终于完成这部25万字、记录了100个古镇古村落的倾心之作。